

经典

全民参与的狄更斯节

□孙建秋

今年是狄更斯诞辰200周年。我曾在上世纪90年代参加过在英国罗切斯特镇举办的狄更斯节。这是小说家最喜爱的小镇,热烈的庆典和全民的参与使它成了英国人喜爱的民族文化节日。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19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他精力充沛,善于观察生活,富有同情心,多才多艺,文笔生动幽默。他的长篇小说在当时是用期刊的形式连载刊出,这种形式使他有时间和机会了解读者的反应,也可适当制造悬念。据说上至维多利亚女王,下至目不识丁的女佣都会关注每周最新出的一期。就是重病的病人,也要读完最新一期的《匹克威克外传》方才瞑目。狄更斯的作品在那个时代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由于他的社会良心、对受压迫的小人物的同情和关注、对新兴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生动幽默的文笔,他的作品被提升到民族神话的高度。除此之外,他早期作品中天真的欢笑、对生活的信心以及善恶分明的态度,体现了西方文明中的“圣诞精神”。在狄更斯节上,我充满了好奇,想知道什么样的庆祝活动能反映狄更斯作品中深度的人文精神,更想知道在充斥快餐文化的今天,英国平民百姓有多少人还在读狄更斯的作品,还喜欢狄更斯创造的人物。

我参加时由中国社科院朱虹教授介绍,住在当地狄更斯专家德尔玛·格若夫女士家。第一天上午,德尔玛带着我沿镇中心大街散步,道路两边摆着各种摊位和奖品,行人可以每人抽一张条子回答问题,答案都在狄更斯著作中寻找。这是该地全民读书大动员和大检阅的日子。谜语有难易之分,见我是外国人,摊主便换了较容易的盒子。“这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光明的时代。”我猜到了——《双城记》的第一句话,礼物是一张明信片和一个书签。全民读书的结果是人们做足功课,充满信心地去检验自己的水平。

全城大游行于中午12:30开始。市民们都穿上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服装,有的是家人,有的是两口子,还有一对母女穿成一模一样的鲸鱼骨衬的大裙子,只用彩色的缎带略加区分,非常好看。游行开始,走在最前面的人不是市长,而是传达信息的“喧哗人”。在19世纪,什么都得靠他一个人扯着嗓子高喊,因此很受全镇人的尊敬。然后是由四匹马拉的一架豪华马车载着达官贵人,再下来是那位胖乎乎、天真滑稽不太走运的匹克威克先生领着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边喝酒边行进;最后才是市民。令人感动的是,市民队伍中有一些八九十岁的老太太,她们是狄更斯小说的忠实读者,至今仍经常聚在一起欣赏狄更斯的作品。另外,19世纪取暖主要靠烧煤和木柴,烟囱时常被烟灰堵塞。烟囱小,大人进不去,扫烟囱这种危险、侵害健康的工作就落到孩子身上。扫烟囱的孩子大多是孤儿,后来多半死于肺病。为了揽生意,孩子们沿街

高喊“扫烟囱罗”,“扫烟囱罗”。英文是拉长发音的“Sweep”,“Sweep”。孩子口齿不清就喊成了“Weep”,意思是“哭吧”,具有特别的讽刺意味,令人心碎。因此,游行队伍中每逢走过一些六七岁的男孩,脸上涂着烟灰,光着脚,打扮成扫烟囱的孤儿,游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镇公园临时搭起的红、黄、黑三色的巨大彩棚里进行的是狄更斯小说人物服饰比赛。比赛规则很严,参加比赛者根据自己相貌特征选中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个主题或一个人物,穿上人物服装,事先不能向观众和裁判透露自己的身份。所有参赛者按号码排队,集体在音乐声中出场让观众辨认,然后再单独上场。如果观众能立即叫出人物名字,参赛者便得分。

我赶到时好像已经淘汰了一批,排在前面的参赛选手显然准备比较充分。只见一个小孩子一手拿着一瓶酒,一手拿着一块面包,身后跟着一位老人,穿着涂了箭头的囚衣上场。观众立刻认出这就是《孤星血泪》里的善良的孤儿毕普和他救过的犯人。一位从德国来的游客穿着法国贵族的浅色呢子大氅,戴着黑色三角翻边呢帽,举止文雅,观众一眼便看出来:他是《双城记》中的查尔斯·达尼——一位从法国来英国的移民,后来娶了孟奈医生的女儿。然后两位英国人同时上场,显然是扮成父子两人,动作、相貌一模一样,都穿黑色礼服,头戴礼帽,大衣衣领上别着醒目的康乃馨花。扮父亲的位用带满戒指的手玩着沉甸甸的金表链,神色严厉而傲慢。“董贝父子!”观众大声喊著,轻易地认出长篇小说《董贝父子》中的标题人物,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活动在中年妇女身上出现了“小插曲”。这位四十来岁相貌平平的中年妇女腰系一白色围裙上场,显然是女仆身份,可观众和裁判谁也认不出是哪部小说中的哪个人物。最后裁判只好让她自己介绍,这可是狄更斯小说人物服装比赛的大忌,一旦参赛者需自己解释就标志着完全失败。她很勉强地支吾了一个几乎没人能记起的女佣名字,大家哄堂大笑,给她的掌声并不亚于前几位。其实,多数游人都没什么特殊容貌和本事,也不见得有有钱购买19世纪的服装,但又不甘心仅仅当观众。她这种勇于参与、不怕议论的精神实在可喜。这倒给我很大启发,这么大的活动,没有雇一个的职业模特,主办单位也不花什么钱,号召群众广泛参与,发挥创造力和艺术想象力,群众自己参与比赛和裁判,这才是民间节日的主旨和真正含义。这种群众性比赛中,成功者将小说人物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失败者也给大家带来快乐,把节日推向高潮,真是事半功倍。

当天下午,我“参加”了小镇居民业余演出的话剧《地方审讯》。镇博物馆大厅一间屋子布置得正好和

罗切斯特镇曾是狄更斯于19世纪50年代生活和创作过的地方。1979年,罗切斯特镇成立了狄更斯中心,从此一年一度的狄更斯节开始在该地兴起。狄更斯节每年5月28日至6月6日在罗切斯特举行。届时,从伦敦车站开出一年一次的“匹克威克先生专列”,满载着身着维多利亚时代服装的游客前往罗切斯特。在那里,人们化装成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列队穿过市区,并演出狄更斯小说中的片段,举办文化娱乐活动,节日的最后一项是在教堂里举行悼念活动。除了英国,荷兰也有狄更斯节,时间是12月15日。

法庭一样,不过要比一般法庭豪华。色彩浓烈的古代家徽、著名油画和美丽的吊灯相映成趣,俨然一场视觉盛宴。这是模拟狄更斯小说中各种庭审和宣判的选场演出,都是一些片段。我认得《雾都孤儿》中富有同情心的女子南茜、强盗赛克斯和《匹克威克外传》中的法官。演出确实非常精彩,人物也选得准确。最妙的是所有观众自然而然成了法庭开庭时的听众,犯人出庭时每个人都举起拳头挥舞,或怒骂,或吹哨。人人都能够充分参与和分享节日的快乐,也可尽情地宣泄。怪不得不说“看”戏,而叫“参加”戏剧。演出中有一段是法官控告匹克威克先生,娱乐性极强。匹克威克只不过打算邀请一位朋友来同住,他好心地对房东太太打个招呼,“以后您又多了个老伴”,就被这位虚劳而又对爱仇渴的老太太当作求婚暗示,告了匹克威克。法官善于颠倒黑白,说手中有“铁证”来证明匹克威克有罪,大家自然竖起耳朵。法官的控告大致是:匹克威克写信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亲爱的巴太太——我要到明天才能回家,慢车”,还补充一句“你不要为汤婆子费心了”。法官说:“汤婆子!嘿,绅士们,有谁为了汤婆子费心的吗?什么时候有过一个男子或者女子的平静的心境被汤婆子破坏或扰乱过?绅士们!为什么要这样热心地嘱咐巴德太太不要为了这个汤婆子动感情呢?——除非那是(而且无疑肯定是的)在掩饰一种神秘的情火……”观众笑得前仰后合,进一步领略了狄更斯刻画人物的夸张性戏剧语言。

节日第二天,街上有维多利亚时期的铜铃演奏会,演奏的多是当地人熟悉的民歌,清脆欢快的铃声给节日增添了活泼气氛。街头艺人的独奏把人带回到过去。化装演员在街头的表演很具特色,往往会冲到人



一家人参加维多利亚服装大游行



狄更斯节上扫烟囱的儿童

人面前,滔滔不绝地吐露内心世界,使人一下成为戏剧的一部分。古玩摊、点心摊上,狄更斯小说中那些带给人们快乐的节日小松饼、小糖果挂得琳琅满目。

黄昏时分,我跟随德尔玛·格若夫参加了在教堂为狄更斯举办的晚祷,德尔玛是此地狄更斯研究会的主席。这是一个民间组织,成员们和德尔玛一样,对狄更斯的作品均能倒背如流。德尔玛代表该镇百姓与镇长分别走上两个讲坛。他们各自选读了一段《圣经》为狄更斯祝福。随后,教堂主持牧师走上圣坛,向化装的小镇居民及游客讲解狄更斯的生平。牧师的第一句话是“真高兴今天我不是惟一必须穿服装的人”,一下子拉近了自己和听众的距离,坦诚地说明他也只是一个角色扮演者。他赞颂了狄更斯给人深刻印象的乐天性格,这种性格也正是我所欣赏的;他还赞美狄更斯是一个出色的朗诵者和演员,在那没有收音机、电视机的时代,狄更斯不辞劳苦,在英国各地进行了几十场巡回朗诵会。牧师希望能借自己的口再现当年情景,他成功了,今天教堂的情景与当年百姓聆听狄更斯本人演讲时的气氛无异。牧师说:“狄更斯一张口,观众席上顿时鸦雀无声,观众自始至终都沉浸在一种如醉如迷的悬念之中。”他还说:“狄更斯本人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朗诵者。这是一个演员的高度戏剧化的表演,他能模仿几十种人的声音和表情:从喜气洋洋的男学生天真的神情到吝啬鬼贪婪枯槁的面容。他天生一副深沉浑厚的好嗓子,表达无言的哀婉,欢闹的幽默和战斗的热情。他无疑还具有一种磁石般、像催眠术一样的力量,能够抓住观众的心。”的确,狄更斯已经成为一种境界、需求和神圣的传统。

从教堂出来以后,麦德韦河上吹来阵阵凉爽晚

风,伴着我在教堂两侧路边墓地上探幽寻古。我发现原来狄更斯小说中许多人物的名字均取自靠路边最近的几块墓碑,如小杜丽等。这些墓碑是狄更斯创作与小镇关系密切的佐证,也更使人了解狄更斯如何同情贫穷病弱的不幸人们。

第二天晚上观看的露天剧是一出历史剧,叫《狮心理查》,讲的是号称狮心的英国国王理查一世的故事。罗切斯特的古堡、城墙、山坡是天然的舞台和背景,戏台中央的幕布是一幅巨大的船帆,上面绘着国王的巨幅头像,象征他乘船在海上征战。演出开始,军号一响,此巨帆骤然落下,露出后面山坡上已布好的兵阵,刹那间人们突然觉得回到了古代。观众席与山坡之间铺了铁轨,一艘安装了轮子的战船从观众席猛冲过去,顿时山坡火焰弥漫,气氛逼真。我奇怪这剧跟狄更斯有什么关系。原来,此剧的话外音和读白选自狄更斯写给自己孩子看的简明《儿童英国史》,文字生动而充满讽刺,但他有力的文字被宏伟激荡的场面盖过了。国王理查死后的葬礼时,台前突然燃起了火炬,天空中放出焰火,把狄更斯节再次推向高潮,演出在欢呼声中宣告结束。

在离去之前,我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这上万套狄更斯时代的服装,你们是从哪儿借来的?”“借来的?”一位罗切斯特镇的妇女反问道,“这都是我们自己的,自己做的或买的。我们多数是根据自己身材和自己喜爱的狄更斯人物专门设计的。”我明白了,狄更斯和普通民众的关系如此密切,他作品深入人心的程度就这样反映在一年一度的以他名字命名的节日之中了。由下至上地开展文化活动中,这也是我们兴办文化产业时值得借鉴的。



奥斯卡·王尔德

1895年1月,《圣詹姆斯》杂志发表了关于奥斯卡·王尔德的一篇“采访录”,题为《王尔德论王尔德》。经查实,这份文献原是王尔德“自助”,伙同其秘书兼“同志”罗伯特·洛斯基意炮制的,时间在他观看了自己的剧作《理想丈夫》巴黎首演之后,其中还煞有介事地描绘受访者不时面露微笑的情态。访谈中,王尔德借一位年轻诗人之口,说自己的三部剧作《理想丈夫》《温德米尔夫人》和《莎乐美》“仿佛绿茎上的白玫瑰”,均为他对生活和艺术所怀唯美理想的绝葩。

作为一个那喀索斯式的人物,王尔德如此孤芳自赏,毫不足奇。然而,他的同时代诗人勃罗斯·彼埃赫斯却对这位“唯美主义”的化身颇为不敬,喻之为“智力水母”——一个浮泛的空空幻影。彼埃赫斯指斥王尔德“在荒诞的庸俗”中口吐溢美之辞,实则言之无物,倒是满嘴脏语,令人生厌。在他眼里,王尔德只不过是“粪土堆上的一只草鸡”,竟然也想展翅飞翔,俨然像奥斯威斯威伯·罗塞蒂、莫里斯等艺坛秀士一族那般“名署上清”,鄙夷可谓至矣!另一位批评家切斯特顿在王尔德逝世后,于1909年先于英国当局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但同时又说他是个“招摇撞骗的方士”。切斯特顿揭示王尔德的言行矛盾,说:“他声言艺术家不应为资产者服务,但实际上没有人比他更为资产者效劳更多了。”

王尔德生不逢时,仅因同性恋被判“劳教”两年,刑满去国,惨死异邦。今人可以去巴黎拉雪兹神公墓为他凭吊。王尔德的墓十分简陋,说来只不过是为一块不甚加雕饰的硕大花岗岩庄在上面,一尊先鋒派的雕像。游人可以从背面一段刻得很不清晰的英语铭文看出此处理葬着《莎乐美》的作者。

当下,欧洲流行起一种新的“世纪病”,曰:“自恋癖”(perversion narciss-

天涯异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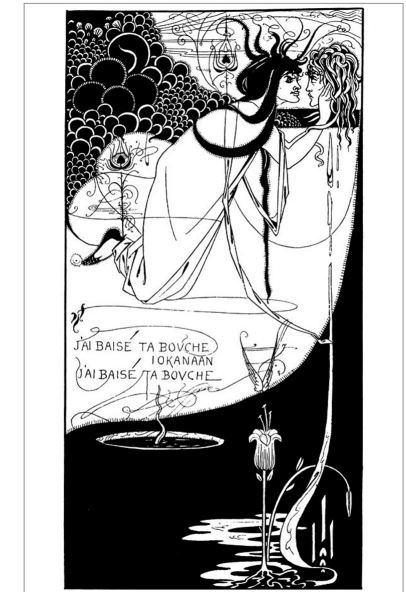
sique),语出勒卡密埃20年前的著作《精灵起源》,现今被用来阐释从美国涌入欧洲的“吸血鬼”潮流,一种正在弥漫西方社会的奇异现象。按勒卡密埃等著作分析,当代社会是一座“邪恶制造厂”,“人对人是只狼”,要吸人血才能在竞争中适者生存。这里,所谓“吸血鬼”指在人际关系中实施“心理骚扰”,造成对方的“精神畸形”。目前,有“自恋癖”、自称“吸血鬼”的年轻人数目已经逾万,为患周边90%的人群,人称之为“道连·格雷综合症”。读过王尔德作品的人知道,《道连·格雷画像》是他文学生涯中创作的惟一部小说。故事的主角患“自恋癖”,阴险逼死自己的女伴伯,为最早的“情感杀手”。据此,法国《新观察家》杂志将王尔德列为“自恋癖”的始作俑者。正是王尔德最早用文学笔法披露了今天在欧洲社会肌体里恶性膨胀的精神毒瘤。从文学社会学观点来看,王尔德的作品并非像一些文论家认定的那般“空虚难堪”,至少从客观上还是反映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真实世界,到今日又显露出作者先觉的深层社会意义,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世界文学,因而整整一个世纪后又引起人们的反响。

再者,王尔德的美学观念影响了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艺术发展,其剧作挽回了维多利亚时代戏剧舞台的颓势,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2011年夏天,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贝特博物馆”组织了题为“美的崇拜与唯美运动”展览。去年9月至今年1月,巴黎“奥赛博物馆”又举办了“王尔德时代英国的美、道德与欲念”展览,通过不少绘画与装饰艺术作品精辟地介绍了19世纪英国的“唯美运动”以及它同王尔德的密切关系。这场历史运动冲决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工业化生产带来的纯物质主义,追求艺术生活与创作中、特别是女性形象的一种“新鲜美感”,涌现出惠斯勒、罗塞蒂、莫里斯、伯恩、琼斯、莱顿、莫尔、瓦茨等组成的唯美星座,辉映出前拉斐尔派复古的灵光,从而在绘画、雕塑、陶器等工艺装饰领域全面开花,王尔德便恰是其中的北辰。

奥赛博物馆的展览推出了惠斯勒的《白衣少女》和《瓷室公主》、莱顿的《蓓沃尼娅》、伯恩·琼斯的《格罗韦斯诺画廊》《生命轮》等一幅幅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名作,连同以紫丁香、向日葵、孔雀羽毛、中国白瓷和青花,以及日本折扇作为唯美特征的装饰工艺精品,既将那个时代的英国贵族女性理想化,又流溢出华夏艺术雅韵,可谓东西诗画的妙曼合璧。展

览作品中突出一幅塞若尼绘的《奥斯卡·王尔德画像》(现存伦敦国家肖像画廊),以他倚靠安乐椅在艺苑里沉思的形象表示此君为“唯美运动”精神领袖,诗人斯维伯恩更为俊俏潇洒。整个美展各部分都配有王尔德语录,分章节诠释“唯美运动”的主导思想和性感忧郁的格调。

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思想原从法国的高蹈派“为艺术而艺术”思潮舶来,在伦



《莎乐美》插图

敦一下泛起潮音。1835年,泰奥菲尔·戈蒂埃为自己的小说《莫班小姐》写了一则长篇序言,详细阐述他“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他明确提出“功利、丑陋也!”的口号,唾弃艺术领域里的实用主义。依他的见解,艺术必须摆脱一切实用主义、道德风纪和宗教信仰方面的挂虑,去除恶习,很容易就接受了戈蒂埃的主张,将之变为英国“唯美运动”的纲领,得到戈德汉、威廉·迈克和德莱赛的响应。起初,他们被正统派斥为“波德莱尔式的‘下流’”、“淫荡”与“酷虐”,贴上“离经叛道”的标签,又遭到坚持艺术社会性的“艺坛马克思”约翰·罗斯金的尖锐批判,但在1877年格罗韦斯诺画廊组织唯美艺术作品展后日益兴盛起来,王尔德显然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竭力鼓吹“唯美主义”的理想,到处开演讲会,让人相信该运动并非像罗斯金所指责的那般“浮浅”和“不道德”,反而是给“为艺术而艺术”

王尔德,唯美理想的寂灭

□沈大力



王尔德墓

开辟了一个净境。

早在牛津上麦德伦伦公学时,王尔德就确信自己将来会成为审美家。1881年,他发表第一部诗集后到美国过海关,趾高气扬地向关务人员挑衅:“我可申报,除了本人的天才。”至少,马塞尔·普鲁斯特称他为“一个稀奇的人”。确实,当他被问及对英国女王的看法时,竟然满不在乎地答道:“女王可不是个话题。”对一些不合时宜的人,他则俏皮地回敬:“噢!很荣幸,鄙人有千言万语不必对你们诉说。”在他看来,艺术家不应当将自己贬低为“公众的奴仆”,谦卑倒是伪善者的品格。艺术家的义务与特权不外乎肯定自我。当话题涉及剧作被英国当局查禁一事时,他坦言:“我的剧本《莎乐美》遭禁演一事,本身就足以表明审查机构无所事事。倘若美术家都得把自己的画作交给官僚们审查,那么注重形式和色调的艺人就不得不采取另一种表达方法了。如果每一部小说必得由行政官员来判断,热衷于想象者势必要寻求一个新的创作模式。任何艺术都不可能在审查的摧残下生存。新闻记者们宣扬艺术家的责任在于取悦公众,可艺术之目的正在于艺术本身。”他信奉“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法国的文论家一般都是有文化、懂文学的人。在法国,是像泰奥菲尔·戈蒂埃那样的诗人在从事文艺评论。可在英国,操此业的人士却没有那么高贵,既无才华又无能力。他们具备道德资格,可缺乏艺术格调。戏剧是一门很复杂的艺术,评论它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任何一个艺术家如果缺乏对其他艺术形式的感

受,就不能够进行评论。”这方面,王尔德记述了自己跟当时一个法国名演员高柯兰的一段对话。

——王尔德先生,何谓文明?
——对美的热爱。
——何谓美呢?
——资产者所称的丑陋。
——资产者所称的美又是什么?
——它根本就不存在。我的悲剧嘛,就是只有风格。雨果和莎士比亚耗尽了所有的主题。旁人已经无法再独创,即使坠入罪孽深渊,诗歌为理想化的评议规范,而艺术则是一股骚动。

人说王尔德视人生为戏剧舞台,始终都作为剧中人物在演戏。这无非是极言其玩世不恭,可他确是一个文如其人的戏剧家。在高柯兰问他曾受到哪些文坛先辈影响时,王尔德斩钉截铁地回答:“归根结蒂,才不希望一劳永逸地声明,本世纪没有任何一位戏剧家在我身上产生过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影响。只有两位戏剧家引起本人的兴趣,即雨果和梅特林克。散文和诗歌方面,除了希腊和拉丁作者外,还有济慈、福楼拜和瓦尔特·佩特对我有所触动,可惜跟他们都相遇很晚。因为,自己已经走过了一半路程,风格陷入灵境,难以再借鉴他人了……至于现实主义倾向,鄙人实在毫不沾边。现实主义只不过是背景,不能成为一部属于艺术性的剧作主题。我把《理想丈夫》的人物罗伯特·齐尔顿放在上流社会里,只因自己对这一社会的面貌最熟悉,写起来相当顺手罢了。”

王尔德最著名的剧作,是他1893年

用法文写就的《莎乐美》。奥勃雷·文森特·贝茨莱为该剧的剧本画了一个封面,绘形绘色地概括了整个剧情。画幅上,莎乐美捧着施洗约翰的头颅,露出爱恨交集的矛盾表情,下边一朵水仙花为自恋者那喀索斯死后幻化的征象。根据《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犹太公主莎乐美爱恋施洗约翰不得回应,由爱生恨,在其母怂恿下,要求叔父下令把耶稣门徒约翰斩首,将头颅置于一银盘中,让她手托银盘在叔父面前舞蹈。王尔德的《莎乐美》即取材于此,在巴黎由名伶萨拉·贝赫纳尔主演,后于1905年由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谱成歌剧。莎乐美遂成为凶险女性的形象,在现代好莱坞影片里嬗变成女吸血鬼,进一步加深了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综合症”色彩。

追溯根源,王尔德的怪异和自负自恋都与其家庭环境密不可分。1854年,他诞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市,父亲是考古医生,母亲是喜欢作诗的新教徒。夫妇俩已育有一子,期待能有个女儿,但生下奥斯卡·王尔德又是男,非常失望,于是硬将儿子当女儿养育。及长,王尔德仍身穿小腰身绯红女式大衣到美国,回伦敦时换装成西部牛仔夸示身段,奇装异服,神气十足。他娶康妮·洛伊德为妻,也尽显怪诞气质,很快闻名遐迩,又陆续发表《亚瑟·萨维尔罪恶录》《贵在始终如一》《谎言衰朽》《意欲》等一系列文学作品,成为伦敦上流社会的谈资和宠儿。他个人此类奇异表演无疑助长了“唯美运动”在英伦三岛的蔓延滋长。可曾几何时,他绰号唤作“波希”的另一“同志”阿尔弗莱德·道格拉斯勋爵浮出水面,勋爵的父亲狄斯贝里侯爵深为儿子的行径感到耻辱,将王尔德告上法庭。被告经一番抗辩败诉下狱,于1897年在牢里写出《瑞廷狱中吟》,化名塞巴斯蒂安·麦勒莫思抒发怨情。随着王尔德这颗艺术之星的陷落,“唯美运动”也日薄西山,被扣上“颓废”帽子,就此一蹶不振。

王尔德出狱后无法继续在祖国生存,只得流亡到巴黎。在巴黎,尽管有著名作家纪德惜才,给王尔德些许照拂,但流亡者终于在极度的孤独中,于1900年无声无息地寂灭,享年46岁。王尔德生时,英国批评家威廉·阿彻曾撰文说:“对王尔德的个人崇拜正在吞没艺术家王尔德。”王尔德这位英伦那喀索斯终生宛如一片过眼烟云,难免幻想气泡破裂,惟余《快乐王子》里渔夫对美人鱼情愫忧郁的慨叹。到21世纪的今天,英国当局已经颁令为王尔德正式“平反”,恢复名誉。不仅如此,他死后再度成为众多人群崇拜的美学偶像。巴黎拉雪兹神公墓王尔德墓前,游客川流不息,个个竟在那块花岗岩基石上献上热吻,留下片片玫瑰花瓣似的唇印。笔者从“奥赛博物馆”展览会来到王尔德墓前,静观朝圣粉丝,不禁暗忖:“都云逝者美,谁解其中味。”